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 
第三十五回 唐長老清淨無掛礙 豬八戒貪嗔有牽纏

語云：善自善，惡自惡，善惡分途難假托。怎奈人心雕鑿深，故令世界多舛錯。持齋便認是菩提，誦經便道是活佛，誰知盡是貪嗔痴，種出眾生毛與角。須知我佛清淨心，色色空空都不著；一念天堂已上登，但思地獄便墮落。縱有靈明大辯才，轉念如圓費揣度。我願真修自證盟，莫向他人覓衣鉢。

話說唐半偈師徒四人，脫離了蜃腹之苦，辭了眾百姓，歡歡喜喜又復西行。又行了月餘程途，忽遠遠望見一座高山攔路。唐半偈問道：「徒弟呀，你看前面又見高山攔路，不知是凶是吉，須要仔細。」小行者先已看見，聽得師父問他，又細細觀望了一回道：「師父，靈山這條路我雖不常常來走，那竅脈相通之處也曾來過幾遭，還依稀記得。此去與靈鷲不遠，除了靈鷲別無高峰，為何忽又有此陡峻之山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既是往常沒有，莫非又是蜃氣化的？你們更要小心！」豬八戒聽見說是蜃氣化的，恐怕又被他吸到肚裡去，便放下行李立住腳不敢走。小行者笑道：「好呆子，怎這樣膽小！就是蜃化的，也須走到他口邊方纔吞吸得去，怎隔著許多路便害怕起來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哥哥呀，前日是大造化，撞見那蜃妖沒牙齒留得性命，若遇了有牙齒的妖精，嚼碎了吞下去，此時也不知變了糞壓在哪塊田地上去了？」沙彌聽了笑道：「二哥若是這等小心害怕，除非叫鐵匠象烏龜般的打一個鐵殼，與你套在身上，方敢大膽走路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說的是正經話，你卻當取笑。」只得挑起行李來捂著嘴往前又走。

走到山腳下。大家一看，只見那座山兩旁密密匝匝都是松林，惟正當一條嶺路，卻又□分陡峻，要上嶺去必須仰面而行。唐半偈看見光景異常，卻有幾分膽寒，便勒住馬與小行者商量。小行者道：「師父心下既有些狐疑，且住在山腳下，尋個人問問路再走不遲。」遂帶轉唐半偈的馬頭，繞著山腳下尋人家。正沒尋處，忽左手松林裡一聲響響，大家聽見歡喜道：「有人問路了。」就沿著那條曲路兒尋到松樹林中來。果見一個小庵兒□分幽雅，庵門上題著是「猛省庵」三字，庵門半開半掩，唐半偈吩咐小行者三人在外面立住，自己卻輕輕推開庵門走了進去。走到佛堂前，只見佛堂中一個老和尚，正燒完了午香，忽看見唐半偈立在佛堂外，慌忙走出來迎接道：「老師父從何處來？請堂裡坐。」唐半偈進到堂中先拜了佛，然後與老和尚行禮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國奉欽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的，路過寶方，因見前面山嶺高峻，不知是甚地方，又不知嶺上可好行走，未敢輕易過去，故尋至寶庵求老師父指教。」那和尚看了看道：「從東土到我西域也不容易，怎只老師一人獨行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還有三個小徒在外面，恐怕驚動禪棲，故不敢進來。」老和尚道：「老師既要問過嶺難易，說起來話長，令高徒在外面立著不便，請進來同坐了好講。」唐半偈遂起身，在庵門前叫了小行者三人進去同坐。

老和尚看見三人相貌醜惡，便道：「師徒同道，為何不同貌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曉得什麼？貌若相同，道就不廣了。只問你這條嶺可是一向有的？閑事不要你多管。」老和尚聽見小行者說話蹊蹺，驚問道：「這位師父象是西天曾走過一兩遭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怎生曉得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若不是走過一兩遭，為何開口就問這條嶺一向有無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走是走過幾遭，因是雲來雲去，記得不真，細細想來，恰象是這條嶺一向沒有，故此問你。」老和尚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果是這話，不是說謊。」唐半偈道：「自開闢天地便有山川，況這條嶺參天插地，又不是一丘一壑，人力能培，為何說個一向沒有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老師父有所不知，我這西方佛地從來平坦，不立關防，不設機械，莫說賢愚貴賤老少男女，洗心滌慮，盡可皈依；便是沙場戰卒市井屠兒，一念真誠，亦不妨立地使人。故西天成極樂之國，我佛著萬善之名。從後漢到今，就是孔仲尼儒教聖人，李老聃道教之祖，也莫敢與我佛並尊。不期後來佛教日盛，為性命真修者少，貪善名假托者多，往往掛榜修行，招搖為善。念兩卷經文便道是莫大慧根，吃幾日善齋便以為無邊善果，燒一炷香便希冀冥中保佑，捨一碗飯便思量暗裡填還，甚至借修橋補路科斂民財，假賽會迎神貪圖己利。這還是無知的百姓所為，還有一等不肖的和尚，滿口胡柴，充做高僧，登壇說法，哄騙得愚夫愚婦，金錢供獻，奔走如狂。還有一等痴心的和尚，一竅不通，寸善未立，妄想成佛作祖，躲到深山窮谷中，白說苦修，不知修些什麼？把那父母的遺體凍餓，至死不悟。還有那些焚頂燃指，沿街繞巷敲梆撞鉢要求布施的，一時也說他不盡。總之，貪嗔痴欲，奸盜詐偽，無所不有。遂將我佛清淨法門，慈悲願力，弄得個口舌是非之場，萬惡逋逃之藪。故我佛如來深悔將道法流傳中國，誤了眾生，是以近來一字一言不肯妄傳，又恐怕還有不知恥的僧人又來纏擾，故將靈鷲後嶺中分了一支移於此地，就叫做中分嶺，以為界限，隔絕東西的這些孽氣。故說個一向沒有，這位師父果看得不差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世尊既移此嶺隔絕東西，為何又留嶺路與人往來？」老和尚道：「終是我佛慈悲，因念慧燈不滅，恐有真正佛器皈依，不忍一概謝絕，故留此嶺路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既存嶺路，與不移嶺何異？」老和尚道：「嶺路雖存，嶺頭上卻造了一座中分寺，請了一位大辯才菩薩住在裡面，凡是過嶺善信，都要請大辯才菩薩照驗。菩薩容過去，便輕輕過去了，若是菩薩不容過去，你便是神仙也飛不過去。」唐半偈聽了，忙立起身來稱謝道：「多蒙老師父指教，我們須早早上嶺去，求請大辯才菩薩照驗。」豬八戒聽了就去牽馬，沙彌就去挑擔，小行者就打算找師父出門。老和尚看了看，忍不住對唐半偈說道：「老師父自家上嶺照驗照驗也還使得，這三位師父倒不如在小庵坐坐，不消上去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三人為何不消上去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你方纔三位進庵來，可曾看見庵門上有菩薩親筆題的三個字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是『猛省庵』三個字，怎不看見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既見，這三個字是菩薩題的，這三個字的深意就該知道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也無甚深意，不過是叫人把自家身心善惡檢點檢點。」老和尚道：「恰又來！你三位師父的身心善惡可曾檢點檢點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些小事，纔出世的時節就檢點過了，還要等到今日！」老和尚聽了，連連搖頭道：「你這些游方的大話只好哄騙我老僧，你若見了大辯才菩薩，他目如皎日，舌似青蓮，須哄騙他不得。」小行者又笑道：「你這老和尚坐井觀天，也只認得個辯才菩薩罷了，只怕你那辯才菩薩還是我本來靈明中曲曲彎彎生出來的學問哩！」老和尚沒得說，只得勉強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請上去，只是不要又走了下來就沒趣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大唐到靈山是□萬八千里，今差不多走了□萬里。卻喜得從不曾走回頭路，但請放心，不要你替古人擔憂。」唐長老見小行者言語唐突，恐怕老和尚沒趣，只得周旋道：「小徒頑蠢胡談，老師父不要介意。」又拱拱手作別，方纔上馬，大家簇擁著望嶺頭而來。正是：

青天轟霹靂，了不礙閑雲，

饒盡老僧舌，定心如不聞。

唐半偈師徒四眾相逐著奔上嶺來，他們一層一級約走了千層萬級，方纔到得嶺頭。到了嶺頭一看，果然有一座大寺，匾額上題著「中分寺」三個大字，□分莊嚴精潔，卻靜悄悄無一人往來出人。唐長老只得下了馬叫沙彌牽著，又吩咐小行者與豬八戒在寺外等候，不許囉嗦。自己卻整整一頂僧帽，端端肅肅走了進來。直走到二正門裡，方看見一個小沙彌，在一株優婆樹下閑立著看白鶴理翅。唐長老走上前打一個問訊道：「貧僧稽首了。」那小沙彌看見，忙答禮問道：「老師父是哪裡來的？」唐半偈答道：「弟子乃東土大唐國欽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的，路過寶剎，自恐善根淺薄，道念不深，無緣見佛，不敢經過。聞知大辯才菩薩慈悲接引，故特匍伏蓮座之前，敢求垂恩照驗。倘有片念可矜，開放西行，庶不負遠來善果。」小沙彌聽了道：「老師父既是要照驗過關的，請少待，待我與你稟知菩薩。」唐半偈又作禮道：「多感，多感。」說罷，小沙彌就進去了。去不多時就出來回復道：「菩薩說，若是要見佛求解的，不必照驗，去不得了，請回吧。」唐半偈著驚道：「怎麼求解的就去不得？」小沙彌道：「菩薩說，昔年有一個陳玄奘，是世尊徒弟，也來求經，因一念慈悲，就將三藏真經慨然付與他取去。不期自取了經去，至今二、三百年，不但未曾度得一人，轉借著經文敗壞我教，世尊至今尚時時追悔。你求解與求經一般，如何肯再蹈前轍？故說不必照驗，去不得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菩薩金論固自不差，但弟子此來求解，若論形跡實與昔年唐玄奘佛師求經一般；若論求解的本念，卻與求經有天淵之隔。」小沙彌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我佛慈悲造作真經，原望度人，何心誤世？所以誤世者，皆東土愚僧

不得真解，轉轉差訛，漸至度入邪魔，有辜如來至意。今弟子願獨頂踵，不惜勤勞，遠詣靈山拜求真解，正欲救求經之失，慰造經之心，所以說個有天淵之隔。」小沙彌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待我再與你稟知菩薩。但此時菩薩正趺坐視空，你且退出寺外聽候法旨，不可妄動。」說罷，依舊走進去了。

唐長老不敢違小沙彌之言，只得退出寺外。小行者三人迎著問道：「菩薩照驗得如何了？」唐長老道：「菩薩尚未見面，怎生照驗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菩薩因甚不見面？」唐半偈就將從前言語細細說了一遍。小行者道：「小沙彌既應承再稟，菩薩自然就出來照驗，我們略等等過嶺，還不晚哩！」大家東張張，西望望，等了半晌，並不見一個人影兒。豬八戒等得心焦，便道：「我們師徒四人原來都是呆子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怎麼都是呆子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這嶺上明明一條大路，又無關隘阻隔，又無兵將攔擋，又無繩索綁縛，為什麼聽信那老禿驢的胡說要照驗？我們又不伏他管，又無符節，照驗些什麼？怎只管痴痴的在此瞎等！」沙彌道：「那老和尚還不象個說謊的，或者有這樣事也不可知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一發呆得可憐，倘或我們方纔不找到他庵裡去問路，不曉得什麼照驗不照驗，此時也不知走到哪裡去了！這叫做問著醫生便有藥，向著師娘便有鬼。依我說，不如大家早早的走他娘吧。」小行者聽了便也心活起來道：「這呆子倒也說得有三分中聽。」便對著唐長老道：「師父，你心下還是要等還是要走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徒弟呀，怎你也說此話？方纔若不問路，不知菩薩的規矩，糊糊塗塗走了過去，便撫心無罪；今老僧既已講明，小沙彌又入去稟知菩薩，豈有個不俟命之理！豬守拙是個野人，不知禮法，你們切不可聽他胡講。」小行者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畢竟還是師父說的是大道理，連我也幾乎被這呆子惑了。」

師徒們正議論不了，忽清磬數聲，大辯才菩薩已登堂升座，著侍者出來喚他師徒進去照驗。唐半偈忙帶了三個徒弟整衣而入，到了堂中合掌頂禮道：「弟子大顛，奉大唐天子欽命，往西天拜求我佛真解，雖求解有類求經，深犯我佛追悔傳經之戒，然求真解以解真經，實大慰如來無始造經之心。伏乞菩薩慈悲，垂鑒弟子禁正清淨真修之誠，憐憫弟子歷受山水磨難之苦，曲賜照驗放行，則慈恩無量。」大辯才菩薩道：「求解這段因緣原是旃檀請命，我已盡知，再無不成人之理；只是照驗，新奉如來佛旨，也要應應故事。」唐半偈聞命，又合掌頂禮道：「弟子大顛，身心性命俱投誠蓮座之下，伏乞菩薩照驗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道念真誠，慧根清淨，我已照驗明白，准放西行。但你隨行幾眾，也要報名照驗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弟子隨行共有三人，一個是大徒弟叫做孫履真，一個是二徒弟叫做豬守拙，一個是三徒弟叫做沙致和。此處止有馬匹、行李，並無別物。」說罷，就回頭叫小行者三人道：「你們快過來拜見，求菩薩照驗放行。」他三人見師父叫他，只得走了進來。

唐半偈恐怕他三人不拜，惱了菩薩，便先跪下稟道：「三徒皆山野頑蠢之人，不知禮節，求菩薩寬宥。」他三人見師父先跪在地下，沒奈何只得趴在地下，磕了一個頭就站起身來。菩薩道：「禮節不可苛求，但不知身心可能乾淨？」便問：「哪一個是孫履真？」小行者忙上前一步答應道：「小孫便是。」菩薩道：「我看你尖嘴縮腮，不象人種，你可自供是哪裡出身，何人後嗣，平生有何功行，我好照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菩薩請豎起耳朵來，待我供與你聽：

花果山是故土，水濂洞是舊府。

鬥戰佛是我先天祖，山前石是我後天母。

陰陽靈氣豁心胸，日月精華充臟腑。

自性家傳道易成，不用坎離與龍虎。

手持鐵棒撞天門，身坐瑤池索酒脯。

只因強橫大招愆，罰我為僧立功補。

若問西來立甚功？打死妖精不可數。

菩薩之前不敢誇，只此便是我家譜。」

辯才菩薩聽了道：「據你這等供稱，原來果不是人種，就是孫鬥戰仙石中的遺胤。雖前面有些罪過，既後面肯改悔立功，也不消問，只是當照驗過了，可站半邊伺候，開關放你過去。」小行者走過一邊。

菩薩又問道：「哪一個是豬守拙？」豬八戒聽見，只推不聽見，不就答應。菩薩又問道：

「豬守拙為何不答應？」豬八戒方纔走出來道：「菩薩叫我麼？我就是豬守拙。」菩薩道：「你既是豬守拙，你若是方纔見過去了，不要求我照驗，我卻也罷了；你如今既來求我照驗，也須自供是哪裡出身，何人後嗣，平生有何功行，我好照驗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三人總是師父的徒弟，大師兄供稱的就是一樣了，我們何必瑣瑣碎碎又供？」菩薩笑道：「好胡說！一人有一人的立身行己，怎麼將他人的家世裝你的體面？還不快實實供來！」豬八戒沒奈何，只得搖頭擺腦的，供道：

「高老莊是故土，雲棧洞是舊府；

豬天蓬是我嫡親父，高翠蘭是我生身母。

陰陽濁氣結成胎，耳大嘴長太粗鹵。

幸喜遺精不待修，生來行力大於虎。

手握釘耙到處行，拿著野人當酒脯。

只因強橫大招愆，罰我為僧立功補。

若問西來立甚功？奔走程途不可數。

菩薩之前不敢瞞，只此便是我的苦。」

菩薩聽了道：「原來你也是豬淨壇遺嗣。自供倒也老實，且站在一邊待我照驗。」豬八戒走開。

菩薩又問道：「沙致和是哪一個？」沙彌答應道：「小和尚就是沙致和。」菩薩道：「你既要我照驗，也須自供哪裡出身，何人後嗣，平生有何功行。」沙彌道：「我小和尚出身雖還記得，委實比不得兩個師兄。」遂供道：

「流沙河是故土，出身微沒舊府；

父母雙亡總不知，金身羅漢是我老師父。

生身雖也賴陰陽，骨硬皮糙氣如蠱。

雖然愚蠢不足觀，卻會拿龍並捉虎。

手持禪杖但降妖，不吃人間酒與脯。

只因老實懶修行，罰我為僧立功補。

若問西來立甚功？挑擔跟著馬屁股。

只此便是我真供，優望菩薩照驗放行莫攔阻。」

菩薩聽了道：「原來也是沙羅漢弟子。都有些來歷，我也不好留難哪一個，都一概開關放行。但你們也要有些緣法過得去便好。若是善根淺，孽障深，掛礙過不去，卻莫要怪我。」一面說一面起身走下蓮臺來道：「你們都跟我來去開關。」闍堂侍者聽見菩薩吩咐，便一齊簇擁著出來。唐半偈師徒四眾也跟在後面，豬八戒低低說道：「這菩薩也會拉關，精空的一條嶺，關在哪裡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莫做聲，跟他去看他知。」大家走出寺門。

不知菩薩走在前面弄些什麼法力，忽嶺頭西邊突然現出一座關來，□分高峻雄壯。豬八戒看見，驚得呆了，暗暗與小行者說道：「我們方纔在此立了多時，並未曾看見，怎轉轉身就有？就是魯班蓋造也無此神速，莫非又是蜃氣結成的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一個菩薩，怎說蜃氣？還是我們方纔不曾留心看得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菩薩又將唐半偈叫到面前吩咐道：「這關外雖也有條捷徑路兒轉得去，卻不是兩天去的大路，你還是要關內行關外行？」唐半偈忙作禮道：「弟子已蒙菩薩慈悲照驗，慨許放行，怎敢不由大

道？還望菩薩開關。」菩薩道：「非我不肯開關，但我開關甚易，你們過關卻有些繁難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不知有甚繁難？」菩薩道：「你要知過關繁難，可抬起頭看看這關額的三個字。」唐半偈忙抬頭一看，卻是「掛礙關」三字，便道：「弟子萬念皆空，有甚掛礙？望菩薩開關放行。」菩薩點點頭道：「唐聖僧可稱佛器。」又叫小行者三人到面前吩咐道：「你三人還是關內走關外走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菩薩這句話是多問的，師父哪裡走，我們自然跟著師父哪裡走，豈有師弟分途之理！」菩薩道：「據你說來似乎有理，只怕走到中間有些掛礙，那時節師父卻顧你不得。」豬八戒對著小行者道：「大哥，你不要任性！菩薩說的是好話，大家也要熟商量，不然等我在關外轉吧。」小行者喝道：「呆狗才，不要沒志氣。」菩薩道：「既你們主意定了，我也難強。」隨叫侍者揭去封皮，將關門豁然洞開，道：「你們去吧。」唐半偈又作禮拜謝，然後叫小行者扶他上馬，沙彌挑行李，豬八戒跟隨，大家歡歡喜喜竟出關望西而行。誰知他師徒纔出得關來，菩薩已叫人將關門緊閉。正是：

進修道力須當猛，接引婆心莫憚煩。

不猛前程何日到？不婆妙義幾時宣！

唐半偈師徒四人出得關來，只道是坦平大路，清淨風光，不期關門外沙塵滾滾，雪霰霏霏，一條路高低曲折，兩旁樹延蔓牽纏，□分崎嶇難走；卻喜得唐長老是個久歷艱辛之人，一心只思量著前進，並不問險阻傾圮，竟策馬向前，全不在意。小行者見師父馬去了，也跟著就走。沙彌挑著重沉沉擔子，低著頭只往前奔，並無心去看長看短。惟豬八戒看見道路歪斜，樹木叢雜，又加滿天雪霰，遍地沙塵，心下懊悔道：「起初上嶺來何曾見有關門？依我徑走，也不知走到哪裡！老師父假至誠，信人胡言亂語，偏要等菩薩照驗起來。照驗得好，如今卻照驗出一座關來。就是有關，依菩薩說關外轉去，平平路兒何等不好？老和尚強要關內走，那賊猴子又呵卵卵附和著要過關，這沙彌蠢貨大不知世事，一哄過關來，你看關門外這等沙塵、雪霰，劈頭劈臉吹來，地下又高低不平，樹枝又抓手抓腳，叫人怎生行走？」急抬頭看時，只見唐長老、小行者、沙彌三人在前面，其去如飛，心雖怨恨，卻恐怕遲了失群，只得放步趕來。不期雪霰下得路上石滑如油，走不得三、五□步，早扑通的滑跌了一跤，跌得腿腳生疼，坐著揉了一會，急急爬起來要走，這衣裳又被道旁荆棘刺抓得緊緊的，扯也扯不開，忙忙挑開了上邊，下邊又抓成一片，急理清了左邊，右邊又攪成一團。焦躁得他性子起，遂盡著蠻力一掙，雖然掙脫，不但衣裳扯破，臉都擦傷，掙得力猛了些，又撞在一塊尖石上，將頭上的鮮血都撞出來。心下愈加惱恨道：「這都是老和尚與賊猴頭害我，怎麼他們倒平平安安的走去？」再抬頭看時，只覺影影的唐長老師徒三人還在前面走，要趕又趕不上，便大叫道：「師父慢慢跑，等我等。」叫了數聲，並不聽見有人答應。忙轉過山嘴往前去望，忽一陣風來，吹起沙灰，又將眼睛眯了，開看不得，只得立住腳，揉了揉半晌漸漸張開，方纔又走。走便走，眼睛終是半開半閉，不提防一條老樹根當路，又絆了一跌。這一跌跌得重了，直跌得頭昏眼花。又見天色傍晚，不敢停留，沒奈何只得一步一步一跌的趕來。又不期下的雪霰，一縷縷就如亂絲，撲頭撲臉飄來，一霎時就掛了一身。方在頭上擲去了幾條，那兩只大耳朵、一張長嘴又都掛滿了。初還覺輕，後面漸漸重起來；初猶軟弱，後漸漸硬起來，就如繩索縛在身上一樣，走路好不費力。不料，唐長老馬去如飛，全不知豬八戒落在後面好苦，一心只往前進。行了半晌，忽又看見前面一條大嶺，嶺上一座大寺，因問小行者道：「面前又有嶺寺，不知又是何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不消問得，走到自知。」唐長老因奔上嶺來，到了寺前，下馬，定睛一看，見那寺額上又是「中分寺」三字，吃了一驚道：「為何又有一座中分寺？」再細看時，卻與先前的門徑一樣，只是嶺頭西邊不見了那座掛礙關。心下正狐疑不決，只見嶺下的那個老和尚忽從寺裡走出來，看見唐長老師徒三人立著，因笑嘻嘻說道：「你們說不走回頭路，為何去了又來？」一面說一面笑下嶺去了。唐長老一發狐疑。不多時，又見起先那個小沙彌忽也走出來，看著唐長老道：「老師父，既已照驗放行，怎不西行卻又轉來？」唐半偈聽了，方悟這座寺就是原先的那座中分寺，知是菩薩顯靈，慌忙朝著山門下拜道：「弟子大顛，想是存心怠惰，故去來反復，尚望小師父引見菩薩，求為懺悔。」小沙彌道：「老師父請起，不必又見菩薩了。菩薩已有法旨在此。」便在袖中取出一個柬貼兒遞與唐長老。唐長老接來一看，只見上面是八句頌子寫得分明，道：

寺前寺後同一寺，關無關有總非關，

真修不掛何曾礙？慧性常明可怨頑；

獨有野心貪狡甚，故出荊棘道途難，

須教湔洗從前意，一體靈山拜佛顏。

唐半偈領受了菩薩法旨，再拜稱謝，方知豬八戒掛礙在後面尚未走來，復向小沙彌懇求道：「豬守拙雖貪嗔未淨，也是弟子一手一足，萬望轉達菩薩，赦其前愆，容後改過。」小沙彌道：「唐師父不必求了，菩薩已恕其罪容他趕來了，快領頭西行吧，我要回繳法旨去了。」說罷，竟進寺去了。唐半偈折轉身方看見，豬八戒滿身沙霰，頭破血出，跌跌倒倒奔來，口裡只抱怨路不好走，又怪大家不等，口內咕噥個不了。唐半偈大喝道：「蠢才！不悔自家貪嗔生出許多掛礙，轉怨道路難走。若果道路難走，為何我們平平安安走了過來？」遂將菩薩的頌子遞與他看。豬八戒看了，方知是菩薩顯靈。再看時，見依舊走到寺前來，驚得啞口無言，只是朝著寺門叩頭道：「弟子從今以後只隨佛天吩咐，再不敢欺心抱怨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既知改悔，可快起來收拾走路。」正是：

魔障坦平路，牽纏清淨心。

唐半偈師徒四眾收拾停當，依舊西行，不知又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